

赫尔苏文丛

幽灵的脚印

欧阳敬意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幽灵的脚印

欧阳敬意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赫尔苏文丛编委会

主 编:王明霞 施立学

责任编辑:林 虹

幽灵的脚印

作 者:欧阳敬意

封面设计:赵晓明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印 刷:长春市时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32/1

印 张:8.5

字 数:20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

标准书号:ISBN 7-80606-481-8/I·30

定 价:全书 225.00 元 本册定价 12.00 元

如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0431—8943280

故事简介

《幽灵的脚印》讲述的是，在一次偶然的宴会上，作者与一位叫郭平的朋友相逢，郭平告诉了作者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：他接到过一个死人的电话。不久郭平就失踪了，音信全无，经过全力追查，作者得知郭平出现在殡仪馆中。等他赶到后，在殡仪馆门前，竟看见一个脸色发绿的老太婆从馆内走出，而他的朋友郭平此时却在停尸房里吃着一具尸体！所有的疑团都集中在那个神秘的老太婆身上，为了找到她，作者一直追查到长江三峡畔一座小村庄里，一系列的古怪事情随之发生，但无果而终，直至七年后郭平的再次出现……

全书分为六个小故事，起伏跌宕的情节，无时不刻不在营造着不安、怀疑和恐怖，读起来让人毛骨悚然，难以释卷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，为本书增色不少。

目 录

绿眼睛·····	1
死亡旅馆·····	42
帝国皇冠·····	80
幽灵的脚印·····	120
水妖·····	160
你看见我的头发了吗·····	200

绿眼睛

当我静下心来坐到台灯前，回忆起这件无比恐怖的事情时，仍然觉得毛骨悚然。那天夜里，狂风呼啸，雷电交加，暴雨覆天盖地，打得窗子啪啪作响。我吸着烟，漫不经心地翻看着一本小说，时而望望窗外，默默地想，这么大的雨，沈华恐怕不能来了。

一个星期前我收到沈华的一封信，内容极其惊人又十分简单，“欧阳先生，您一定记得三个月前那件‘红宅惨案’，我家庭的不幸遭遇异常古怪诡秘，希望得到您的帮助。本周周末七时登门拜访，以会为切。沈华拜上。”

沈华是一名高级律师，年轻有为，才华横溢，在司法界被视作最有前途的成员之一。两年前他与一个漂亮的女孩结婚，生活十分幸福，按理说他的人生充满希望，然而三个月前，一场离奇的变故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

因为城市规划的缘故，住房紧张，他们买下郊外的一栋座落于半山间的双层楼，搬了进去。这栋楼已经很古老了，建筑结构有些中国庙宇的风格，看上去很阴沉。原本沈氏夫妇也没有看上它，但楼房的价格出奇的便宜，加上环境幽雅，又不打算长住，所以就买下来。通往山间的道路由青石铺成，干燥清洁；茂盛的树木掩映着这栋红砖楼房，屋顶上铺着红瓦，构造得十分坚固；墙壁四周爬满了常青藤，花园中池塘碧波，嫩草茵茵。按理说居住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，然而这里的气氛却令人悒郁不欢，尤其是那独有的静寂与阴森，总显得房屋黯淡无色，有些沉闷。沈氏夫妇住进去后，夜间常常可以听见很多古怪的声响，有时似乎像哭声，有时又像脚步声。沈华

的妻子毕竟很年轻，怕得厉害。沈华不以为然，凡是古老的住宅大都让人恐惧，纯属心理作用，但为了安慰妻子，他请来两个女佣相陪。

住了一段时间平安无事，有一天妻子出去买东西，回来后她很惊慌地对沈华说：“华，我听人讲，这栋楼在十多年前，一夜之间死了很多人，从此常常闹鬼。我看……我们还是搬走吧，住在这里我害怕。”说罢哭起来。沈华身为律师，自然不信鬼神之说，但见爱妻怕成这个样子，十分心疼，哄她道：“只要忙完手里的这件案子，我们就搬家，好吗？”

妻子含泪点点头，可是，沈华万万没有想到三天之后就出事了。那天晚上他工作到很晚，又被几位同事硬拽着去酒吧娱乐，大约十一点钟时他才驾车回家。当进入庭院后，他忽然看见楼门半掩着，树影微摇，月光惨淡，一种不祥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。他快步走进楼里，边呼唤妻子的名字边穿过长廊，直奔卧室。推开门，他顿时被眼前的情景吓得魂飞魄散：一个女佣倒在床边，她瞪着双眼，脸上的肌肉严重扭曲，龇牙咧嘴，呈现出一种惊恐欲绝的表情。沈华浑身颤抖，半天他才吃力地走过去，摸了摸女佣的脉搏，毫无疑问，她已经死了，紧握的双拳表明她死前极度紧张，好像是被活生生吓死的。

沈华不知自己是怎样冲出的卧室，他嘶声呼喊妻子，跌跌撞撞地向后厅跑去。当拐过长廊他就看见另一个女佣浑身鲜血的伏在楼梯上，衣服破碎，像是也死掉了。他抖得像暴雨中的树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？忽听“砰”一声巨响，自楼上传来，紧接着又恢复了寂静，这种寂静令人窒息。他压制住恐惧的心绪，走上二楼，一道血痕弯弯曲曲的显现在地板上，侧室的玻璃拉门被撞得粉碎，满地都是玻璃碎片。看情况是这样的：女佣从侧室里冲出来，撞在拉门上，被锋利的玻璃碎片划得全身血肉模糊，她爬过走廊，当爬到楼梯间时，就再也坚持不住了。可是她为什么会如此不顾一切的奔跑？难道有什么东西在追她？

沈华跑到侧室门前，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竟看见妻子披头散发的

幽灵的脚印

缩在墙角里，手中握着一个锋利的花瓶颈，她面孔痉挛，呼吸粗重，仿佛沉浸在某种恐惧的状态中。室内凌乱不堪，像发生过剧烈的搏斗。他失措地向妻子走过去，不料妻子发出了一阵无比凄厉的尖叫，跳起来疯狂地挥舞着瓶颈，他被砍倒在地，同时听见妻子大喊道：“绿眼睛，绿眼睛……”

后来，沈华打电话报警，警方严密的封索现场，不准任何新闻记者进入，连报导也受到严格的限制。被称为“红宅惨案”的这件怪事，造成二死一疯，那个趴在楼梯间的女佣送入医院后，因流血过多，抢救无效而死亡。唯一的现场目击人就是沈华的妻子，但她神经严重错乱，成了疯子，被送入疯人院。

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那天晚上，“红宅”内究竟出了什么事？沈华妻子所喊的“绿眼睛”是指什么？根据警方的调查，“红宅”里没有发现除受害者以外的任何指纹、脚印或是其它的蛛丝马迹，也就是说没有第四个人。那么，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？……

一阵门铃声打断了我的思路，我急忙起身去开门，屋外狂风咆哮，暴雨如泼，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前，他的轿车停在栅栏边。我仔细地打量着他：脸色苍白，头发很乱，双目低垂，神情憔悴，服饰也不太整洁，通常被巨大而难以承受的压力贯注全部思维时，人才会有这种表现。他沙哑地问道：“是欧阳先生吗？我叫沈华，您是否到我的信了？”

“是的，是我，沈律师，请进来。”我们进入客厅后，他坐下，用忧伤的语调说：“久闻大名，欧阳先生，我读过您的著作，知道您是神秘学的专家，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。那么，您对我的家庭所发生的怪异事件，有何看法？”

“很遗憾，沈律师，我所了解到的情况，仅限于报纸上的报导。”

“我明白，那天晚上的经历太可怕，我没有勇气回忆。我妻子现在被关在疯人院里，她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，依靠药物维持生命。医生说她不不停的重复三个字，‘绿眼睛’，奇怪的是我家的女佣在医

绿眼睛

院中临死之前，也重复了这三个字。我本人好像也见过‘绿眼睛’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紧张起来。他犹豫一下说：“也许是我眼花，记得那是出事前一天，我睡不着，就到客厅里吸烟，我妻子怕烟味。当我走到窗前时忽然看见池塘边的树丛间，有两点奇特的绿光一闪，尽管很亮，但一闪就消失了。我以为是野猫，没有把它当回事。”

我又询问了一些细节，他用颤抖的声音一一做以回答，最后他说：“家中出事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，警方也始终没有线索，我打算请您和我一起到‘红宅’调查一次，怎么样？”他的话令我暗吃一惊。我摇摇头：“对不起，沈律师，最近我很忙，如果可以下周我们再详细研究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”我的语气十分客气，尽管如此，他的目光依然流露出失望之色。又谈了片刻，他起身告辞，我交给他一张用于联系的名片，握手相别。门外依旧狂风呼啸，大雨簌簌不停地敲打着窗户，沈华带着这个凶险离奇的故事钻进车里，在狂风暴雨中远去了。

我默默地坐在转椅中，吸着烟，反复思索这件怪事，很晚才休息。第二日清晨，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，我懒懒地抓起话筒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是欧阳先生吗，这里是协和精神病医院。”对方平静地说。我一怔，心提起来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院里刚刚送进来一名叫沈华的疯子，在他身上有你的名片，请问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沈华？他疯了？”我惊讶万分。对方说：“是的，他疯了。今天凌晨他在郊外一座红砖楼附近，持刀砍人，十分狂暴……”

我没有听见医生下面的话，全身如入冰窖。这就是说，昨晚沈华离开我的寓所后，独自回到‘红宅’，可是在几小时之间，他怎么会变成疯子呢？

我匆匆放下电话，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，出门驾车赶往协和精神病医院。这所全市最大的疯人院位于城郊北部，顺着宽广的街道行驶三十分钟，远远就可以看见绿树丛中的那座白色大楼，非常

幽灵的脚印

醒目。这就是协和精神病医院。我在门前停下车，发现一辆警车也停在不远处。我顾不上多想，进去找到一名护士，让她带我去见医院的负责人。

草坪上有很多精神病人，在护士的看护下，做运动或晒太阳。他们穿着蓝白相间的病服，有的神情麻木，有的喃喃自语，有的围着树绕圈子，这种情景是很令人心酸的。我一边看一边随护士上楼，来到院长室。明亮整洁的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，其中两个是警察，坐在左边的那个警察正是我的老朋友陈宇。他望见我摇摇头说：“我就知道这件事会引起你的兴趣，哪里有怪事哪里就能找到你。”

院长姓李，是个满头银发的老人，他说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凌晨有人给我们打电话，说一个疯子在郊外持刀乱砍，十分狂暴。我们就去把他抓了回来，并且通知警方。根据了解这个人叫沈华，是名律师，三个月前他的妻子恰巧也成了疯子，就关在我们医院里。”

我说：“李院长，我可以见见沈华吗？”李院长犹豫一下，他皱着眉头说：“可以，不过你只能在隔离室外看一看，而且必须听从医护人员的指挥，防止意外发生。”他的话令我暗吃一惊，但没有问为什么。跟着他，我和陈宇向外走去，在长廊的两侧是监狱牢房一样的单间，里面关着狂躁性的病人，有男人也有女人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令人浑身发寒。走到长廊尽头的一间隔离室前，院长拉开铁门上的观察窗，我立刻听见一声凄厉的叫喊。透过窗口，我看见沈华被裹在紧身衣里，疯狂地朝墙上撞着，要不是墙上有厚厚的海绵，他非得撞昏过去不可。我几乎不敢相信那就是昨晚来我寓所的沈华，他歇斯底里地叫着，鼻青脸肿，披头散发，几乎没有了人的样子。他嚷道：“砍死你，砍死你……”我怔怔地后退几步，只觉脊背发凉，不过几个小时之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？李院长说：“初步检查，可以断定他因为受到强烈的刺激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创，患了心因性精神分裂症。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，十分遗憾，没有治愈的希望。”

“可以再看看他的妻子吗？”我半天才说出话来。李院长点点

头，领着我们来到三楼一间病房里，床上躺着一个女人。她的样子与骷髅相差无几，裸露的手臂宛如枯树枝，肌肉已经严重萎缩了，她的鼻孔里插着胃管，整个人像具干尸，要不是眼珠偶而动一下，我还以为她死了呢。李院长说：“她得的同样是心因性精神分裂症，现在依靠药物维持生命。”忽然我听见这个垂死的女人低低地自语道：“绿眼睛，绿眼睛……”我的心一震，觉得整件事情都充满着怪异凶险的气氛。接下来便没再有什么事，陈宇与院方办了案情相关的手续，就让同伴先走，他搭我的车回警局。路上他吸着香烟说：“我知道你想把这个案子搞清楚，不过我想是弄不清楚了。早在十年前，那栋楼里就发生过怪事，主人是个古董商，家资富足，生活美满，不料一夜之间，那家人全部死掉了。根据现场侦查没有找到凶手留下的任何痕迹，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死者的脸上都呈现出极度惊恐的神色，有的则是直接吓死的。一个从楼中逃出来的花匠不幸被车撞成重伤，死前他说了两个字：魔鬼。由于没有线索，案件不了了之。各种各样的猜测更为这件事增加了神秘诡异的色彩，从此那栋楼闲置了十多年，始终无法卖出去，房地产公司便宜处理，沈华夫妇不知实情，于是又发生了悲剧。真是可怜。”

我默默地听着，脑子里却一片混乱。尽管没有线索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“红宅”内的确存在着什么怪异的东西，可是警察没有找到，我能有什么新发现呢？

在自由大桥边陈宇下了车，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欧阳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，不要再卷进去，否则结果会很简单，那就是精神病院里，再多一名疯子。”

我没有理他，开车回到寓所。一个下午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，眼前不时出现沈华忧郁的神情和低垂的双目，假如昨晚我同他一起去那所凶宅，或许不至于后果如此悲惨。他来求我，我却拒绝了，他的疯我要负很大的责任。那么，他持刀砍什么？是“绿眼睛”还是“魔鬼”呢？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。要想得到答案，只有一个办法：回“红宅”做实地调查。我打定主意，吃过晚饭便驾车直奔郊外，而

幽灵的脚印

天色渐渐变暗，城市的灯红酒绿慢慢被甩在身后，到郊外时，空气似乎也变得清新了。昨夜的大雨令道路有些难行，直到拐上山间的青石路，才好走一些。几分钟后我终于看到了那栋红砖楼房，心也不禁提起来，远远望去“红宅”很像一座庙，斗檐高耸。我把车停好，推开铁门走进去，一条铺着石子的小路，曲折的穿过一片荒凉的空地，直通到掩映在树后的一栋构造结实的双层楼前；枝叶遮蔽，异常阴沉，月光照到顶楼上面的窗子上，可以清楚地看见绿油油的常青藤叶片；这样古老的房子，幽寂得使人不寒而栗。我放轻呼吸，推开屋门，那门无声无息地敞开，月光照进去，如流水触手可及。

我摸到电灯开关，眼前的景物令我一怔，大厅很宽敞，白色的地砖，花架上的花几乎都枯死了。这没什么奇怪的，奇怪的是墙上挂着许多动物的头颅，不知是那古董商的还是沈华的。这些东西更令屋子里充满寒意。我四处看了一下，倒没有发现异常，只是家具上的灰尘很厚。一切都很正常，可见三个月前，沈华家的悲剧是突然发生的。我沿着楼梯走上二楼，灯光下可以清楚地看见墙面上有血迹，想到一个女佣曾死在这里，我有些悚然。“绿眼睛”究竟有什么魔力能造成两死两疯？与十二年前的悬案有没有联系？边想边走上楼，我看了看，总共三间屋子，一间琴房两间库房。琴房里有一架钢琴，琴谱翻到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那页，像是主人正在弹奏之际嘎然而止，以至于连琴盖都没有放下。我疑惑地离开琴房，又走进库房，这两间库房中间是相通的，堆放着许多工艺品，还有些根雕和家俱，但第一眼让我看到的，却是一面镜子。这面镜子呈椭圆形，有一人多高，镜架由檀香木制成，看起来毫无奇特之处。然而我却感觉到它很显眼，反射的月光映到墙上，颇为朦胧。我看了一会，缓缓带上门。回到楼下，我熄灭走廊的灯，就在灯熄的一瞬间，我听见天花板上传来像走路一样的声音，极其轻微。我一惊，再细听，却什么也没有听见。一种紧张的情绪涌上心头，我忽然对这所凶宅恐惧起来，毕竟这里死过很多人，发生过很可怕的事情。

我把沙发搬到靠近门的侧面，静静地坐着。这个时候必须保持

着高度的警惕性，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又觉得非这样做不可。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，月亮越升越高，唯一可以听见的是墙上古老的大钟“嘀答、嘀答”作响。我终于熄灭灯，在黑暗中睁大眼睛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那些动物的头颅似乎随时可以复活，面对它们使人手脚冰凉。就这样坐到凌晨，我有些熬不住了，但又不敢睡，硬撑着。实在太累我便闭上双眼休息片刻。蓦地，我听见大钟“铛、铛”敲了两下，与此同时我还听见一声粗重的呼吸，好像就在耳畔。我一惊，猛然睁开眼，面对窗子我竟发现自己在玻璃上的倒影身后，站着一个人，一双恐怖无比的硕大眼睛，闪闪发着绿光！

那一霎时我听见了自己的惊叫声，整个人从沙发上跳起来，重重的摔倒在地。我忍着痛飞快地爬起身，环顾四周……没有什么绿眼睛，只不过刚才睡着了，做了个恶梦。我暗自松口气，边擦冷汗边凝视着四周，这种感觉令人战栗。月光像流水一样透过窗子照进来，显得幽冷凄凉，与我的影子相伴，愈加增添了几分孤独之意。在这无边的寂静中，忽听楼上“哐、哐”几声刺耳的响音，敲打着“红宅”的每一块砖瓦，我不由毛骨悚然。响声不断，我将心一横，缓步向楼上走去。来到楼梯拐角处时，琴房内竟传出琴键的乐曲声，有人弹琴！我打了个寒噤，谁在弹琴？琴声响了几下便又恢复到最初的静谧中，难道是我的错觉？摇曳的树影映在墙壁上，像梦中的情景。汗水从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，我迈着索索发抖的双腿走上楼，站在长廊里，只见琴房的门敞开着，微微晃动，仿佛有人刚走进去，随时又会走出来。我屏住呼吸，放轻脚步，蹭到近前向室内探头一望，一只黑猫坐在钢琴架上，看见我它“喵”大叫着跳到琴键上，钢琴“咚”一声脆响，它也从窗口逃走了。风拂树枝，不知何时开的窗子撞击着木框，发出“哐、哐”之声。

原来是猫踩响了琴键！虚惊一场。我直喘粗气，去关窗子，尽管悬着的心放下了，却还是有些不舒服。这栋楼房闲置多年，野猫在此出入也很平常，或许先前那些奇怪的声音就是它搞出来的，不

幽灵的脚印

必再心惊胆颤了。我关上琴房的门正要下楼，无意中一抬头，忽然看见库房的门隙间闪着一缕朦胧的光，那种情景就像我们在黑暗的室内看到一丝阳光，尘土飘飞，所不同的是眼前这缕朦胧的光线如同漂渺的雾，洁白而柔软。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慢慢拉开门，光是从那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里发出来的，并且越来越亮，笼罩了整间屋子。

我的心被一种超越恐惧的东西紧紧攫住，因为那镜中没有我的映影。当光线亮到极限时又缓慢地黯淡下来，镜中出现了一幅奇异的画面：一条小路蜿蜒伸展在一片树林里，片片枯叶飘然落地，一个小黑点从路的尽头渐渐扩大……竟是一个人沿着路走过来了。我拼命睁大眼睛，见这人已由远及近的走到镜子之前，……是个女人，她全身都裹在一件黑色的长袍里，摆动着，不知是有风还是发抖。更可怕的是她长发盖脸，只在左脸颊处散开一绺，露出一只绿色的眼睛，凶狠地望着我，目光中充满邪恶妖异之意。我呆呆地与她对视，一动不动，身体似乎不再属于自己。

镜中的女人伸出手，抓住镜框，将头探出，我听见一声沉重的喘息，她整个人从镜子里钻出来，站到我的面前，忽地笑了。我大骇，似乎惊叫着向后跌倒，还听见自己遥远的喊声：“你不要过来！走开！走开！”

她直逼上前，我爬起便逃，却被她抓住手腕，一股彻骨的寒意传上心头，我看到她惨白而棱角分明的脸和一双鬼怪才有的绿色眼睛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奋力挣扎，在她身上胡乱抓了几下，总算挣脱开，狂嚎着向楼下奔去。她扑到我的后背上，喉咙里呜呜作响，我疯了似的将她横着摔在墙上，连滚带爬的从楼梯中摔到大厅里，几乎背过气去。一偏头竟见那活僵尸从楼梯处爬下来，我大叫一声，一跃而起，向外面狂奔而去，恍惚间却重重撞在门框上，跌倒于地，脑子嗡嗡作响，顿时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眩晕中我觉得脸上一阵奇特的冰冷……

良久，我仿佛听到有人说话，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，慢慢近了，

又觉得周身疼痛，脑袋鼓胀，无比难受，眼皮像注了铅，费尽力气才算睁开……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窗帘，白色的人，一个声音说：“他苏醒了！”接着又是一阵眩晕，什么也听不到了。等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看见陈宇坐在床边，吃力地问：“是不是我在医院里？”

“还知道自己在医院里，证明伤得不重。”陈宇苦笑道，“我说什么来着，让你别去你不听，搞成这个样子，你满意了？”

我不懂他的意思。陈宇继续说：“分手的那天夜里，我打电话找不到你，猜测你可能去了‘红宅’，天亮后我到那地方一找，发现你趴在门前昏迷不醒，就急忙把你送进医院。你昏迷了整整四天，后来发高烧，直说胡话，一遍又一遍的喊‘绿眼睛’，不久便狂性大发，打伤了两名医生三名护士。最后医生给你注射了大量的镇静剂，才使你的神经缓和下来，没有让你变成狂暴型的疯子。告诉我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我隐约记起那张死尸般的脸，全身抖得像雨中的树叶，忍不住叫道：“别过来！别过来！”陈宇忙按住我说：“欧阳，没事了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”我呼吸急促，半晌才慢慢平静下来，前言不搭后语的把那天夜里发生怪事述说一遍。“快，把那面镜子拿去检查……”我紧紧抓住他的手嚷道。他苦笑着说：“你还不知道，沈华昨晚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了，他回到‘红宅’放了把火，将整栋楼化为灰烬，连他本人都葬身火海，烧得面目全非。”

我惊讶万分，张张嘴却没能说出话来。陈宇异样地叹口气：“不是我不相信你，镜子里哪能爬出人！欧阳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话我们以后再说。这是你的项链。”他把一条黑色的项链放到我手里，我仔细端详，这条项链十分普通，没有特别之处，而令我奇怪的是，我从没有见过它，不由皱起眉头：“哪来的？”

“不是你的吗？”陈宇的神情也很奇怪，“你一直紧紧抓着它，我还以为哪个姑娘送给你的呢。你不会连自己的东西都不认识吧？”

我顿时明白过来，惊叫道：“这项链是我和镜子里的那个女人搏斗时，从她身上抓下来的！”

幽灵的脚印

陈宇一笑：“可能吗？”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我火冒三丈，呼得从床上坐起。陈宇忙摆手道：“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”他几乎像逃一样夺门而出。我气得呼呼直喘，思来想去，认定那晚的遭遇绝对不是幻觉，便小心收好这条项链。

就这样，我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，精神完全稳定下来，身体也恢复得很结实，准备出院。住院部的医生与我做过一次交谈，他听完我的叙述，并不以为然：“欧阳先生，我读过你那些神秘而充满恐怖色彩的作品，按我个人的理解，你的压力一定很大，思绪繁杂，行为和意识反常，这是心因性精神障碍的初级征兆，再加上长期处在自我的暗示状态下，导致了幻视、幻听、幻嗅、幻触的现象。自我暗示分为正在进行的和还没发生的两种，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，你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病例。”

我知道不会有人相信我的话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医生，你不用对我讲这些毫无意义的话，我学过心理学，学历比你高。”

离开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去“红宅”，果然如陈宇所说，一片灰烬，只剩下两面墙，惨不忍睹。我仍有些余悸，点上一支烟，在周围仔细寻找一遍，希望有所发现，然而毫无收获。之后我又去了警局，在陈宇的帮肋下，我查到十二年前“红宅”的主人叫叶平川，是个很出名的古董商人，他没有仇家，生性温和，而凶案现场没有损失任何财物，所以排除仇杀和劫财害命的可能，这样一来就失去了线索，成为悬案。报告说，死者脸部的表情异样，五官张大，没有一个是正常人的面容。尸体经过解剖发现存在着窒息的疑点，系为唯一的结论，警方认定此结论须进一步调查。事发当晚，叶平川八岁的女儿叶莹雪不在现场，因而幸免于难，该女已随祖父移居海外。至此资料全部结束。

走出警局，我愈发茫然不解，会不会是那镜中人所为，致使叶家全部猝死？回忆那夜的恐怖情景，假如我不是昏倒，给了神经和大脑放松的时间，恐怕也会变成疯子。一切往事或许都将成为永久的

秘密，不可能知道真相了。

此后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渐渐忘记了这件事情。不知不觉中过去大半年，一日，我去一所很有名气的大学参加由外国教员举办的小型酒会，人不算多，基本上是欧洲人，毫无特别之处。席间，一位穿和服的日本少女吸引了我的目光，她很美，举止文雅，不时用会微笑的眼睛望着我，我便向她点头致意。酒会结束后我向外走去，那个日本少女追上来问道：“请问您是欧阳先生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她笑了，微微一欠身说：“欧阳先生，很高兴见到您。我姓叶，我叫叶莹雪。”

都市的灯火与满天的繁星构成一幅温馨的图画，闪闪烁烁，像是神话中满是珍珠宝器的奇异境界。夜风拂过山间，大自然的天籁之音，听起来十分悦耳。我与叶莹雪坐在山顶的巨石上，边欣赏夜景边谈心。“红宅事件”带给我一连串沉重的打击，令我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，毕竟，我险些丧生或是变成疯子，真的不想再回忆了。当叶莹雪告诉我她名字的时候，我震惊万分，许久才缓过神来，于是请她到环山公路，这里可以看到全城夜景。

我点燃一支香烟，深深吸一口，望着她俊美的面孔，问道：“你在日本生活了多久？”

“八岁那年我随爷爷离开中国，移居日本大坂，到现在整整十三年了。”叶莹雪的语气有些凄凉，“我目前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德语专业，去年才加入日本国籍。此次回中国是把爷爷的骨灰送来安葬，他一年前去世了，另外还有一件事，我想弄清楚家人奇怪死亡的原因。

“欧阳先生，至今我依然清楚记得那晚发生的恐怖情景，即使身在异国，也不知多少次从梦中惊醒，痛苦极了。一个八岁的孩子从那天夜里注定要承受一生的苦难。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您。参加完同学举办的生日聚会，我坐公共汽车回家，下车后我远远望见楼内灯光阴暗，与往常不同，于是十分奇怪，快步跑上前去。我推开